

# 比單身更單身的故事

作者: 天痴

Powered by [紙言](#)

# 1

當了保安這工作已經差不多五年了，還談不上很習慣這種消磨透私人時間的十二碼工時。放工過後只能極秒速地吃飽洗澡然後睡，放假就只能在家補眠，之後晚上只能跟她吃晚飯短聚

不過為了吃飯交租還債也沒法子了。況且幹這行，你還是可以主動地控制自己的收入：人懶一點的，返工旨在過日晨的，又或者有其他副業，斜桿族的，每月可以當十多天，或更少日數的替更；至於個性勤力一點的，或者有一些經濟負擔的，可以選擇當全職，每月返廿六，七天，薪酬一般不會比文員少。

有些體力驚人身體質素超群，或者有超重經濟負擔的師兄師姊更會連踩早晚兩更，收入絕對比得上一位經理。

從表面上看當保安工時比較長，但想一想，現在香港當文職的，有那一個可以準時收工？看看晚上9點的中環，那群摩天商廈燈火通明，辦公室內人人都是葉師傅，同時間要打十個「即同時間要應付十樣工作，而且每項都是urgent」，保安你是當那個崗位就是處理那個崗位的事宜，無需兼無可能同時處理其他崗位的事情。例如你正在處理十三樓A室的投訴樓上冷氣滴水問題，五樓B室的噪音投訴就交由其他同事處理，或者等你處理好十三樓的事情後，才去跟進

個人看法，論工作的性格比，我覺得保安還略勝一籌。

題外話不多說了，還是繼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吧！

這一年，我在某間四星級酒店當日間保安，工作職責除了一般的打鐘巡邏，送貨員出入登記之外，還會在酒店大堂當值。我們會像門僮般，需要主動打開玻璃門讓客人進出，如果他們有簡單的詢問例如前台在那裡，車站在那裡等都要幫忙解答。而為避免騷擾到客人，我們配備的對講機必須要連上無線耳機。

酒店大堂內有一間人氣極旺盛的西餐廳，餐廳的繁忙時段，在大堂當值的自然要協助維持秩序，一般來說客人算守規矩，沒有特別煩擾的事情。

但若果有公眾人物光顧入住，就是我們最如臨大敵的時候。由於酒店位置跟某著名演唱會場地相當接近，不少本地甚至外地的天王巨星在舉辦演唱會期間會選擇在這裡下榻。除了要貼身保護之外，四方八面湧至的粉絲應援團每每弄得我們手忙腳亂，而護送他們進出酒店更如小型戰爭般的緊張。

大堂內的設施，除了那座音色清脆，每個晚上有專業琴師演奏的三角琴之外，還有一張我認為比任何安眠藥更有效的紅色三座位梳化，我曾經見過，即使是三五成群坐著閒聊的客人，也會敵不過它的魔力，呼呼大睡。

由於有這樣的療效關係，站崗大堂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要喚醒那些一睡不起的客人。

但所謂一樣米食百樣人，有一位女子曾經是酒店的常客，慣性在每天的下午進來，風雨不改，在梳化上呆坐半天，沒有一絲一點倦怠睡意。她經常心事重重的，落散的眼神只懂往地上的紅地毯盯，

她不似平常人般愛滑手機，只單調的不發一言的獨坐。

大堂內當然有視頻監控，多對監視眼睛默默地，二十四小時無間斷的紀錄大堂所發生的一切。對於經常無故逗留在酒店內的人士，保安控制室自然會提高警覺，而保安經理已一早留意到這打扮樸素但舉動異常的女子，亦跟酒店方面查證過，並非酒店的住客。

在某個下雨天的下午二時，我剛巧在大堂當值，因為是閒日和非旅遊旺季的關係，大堂內人流稀少，很輕易就發現她如常地坐在那不知沾染她多少氣味的梳化上。

「Eric,你過去沙發跟那女人瞭解一下她來酒店的目的，如果沒有合理解釋就叫她離去！」

想不到一個尋常的上司指令，竟然使我和那女子，陷入無法自拔的深淵之中.....

## 2

「小姐，有什麼可以幫忙嗎？是否需要辦理入住手續呢？」我客氣婉轉的旁敲側擊。

她依舊低頭將目光投放在紅地毯上，差不多十秒之後才回應：

「我再.....十分鐘.....走.....」她的聲線實在太軟弱了，微小得連大堂所播放的輕音樂也將之輕易蓋過。

我主觀地估計她剛才是回應十分鐘後會離開，雖然她從沒有抬頭直望過我一眼，我還是跟她點頭示意。

之後我轉身離開，再輕輕拿起耳機，把收音咪放近嘴邊，跟上司交代剛剛的處理過程。

但過了近三十分鐘，她仍然沒有離開。屁股依舊黏在梳化，完全沒有任何站起的意慾。

為免我那個無能又愛玩針對的上司借提發揮數落我，我再嘗試勸籲她離去。

「可否借廿蚊我坐車？」這次終於聽得清楚明白，不過聲線有點沙啞。

她同時間抬起頭來，讓我看得清她的容貌。

她的樣子相當普通不起眼，臉蛋是圓圓的，眼睛小小眯起沒神采的，魚尾紋在旁邊伸出，看來起碼近四十歲，頭髮是清湯掛麵那種傳統，純黑的沒有染色。

驟眼看還算順眼，但可惜那大堆分散在頭髮絲內的白色米粒，卻教人大倒胃口。

還有臉頰有一大片紅紅，的也不知是濕疹還是什麼東西，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

還未仔細打量她其他的部分，耳機忽然傳來那廢柴上司的吵聲：

「停車場有兩位送貨工人爭執，更有所動作，立即趕去處理！」

你怎麼不叫在停車場當值的阿偉去處理？有什麼豬頭骨總是要找我！你真的愛攬小圈子啊粉腸！

都是那一句：你的工作範圍包括受氣，是人工包埋的！

我匆匆塞了幾張也不知是什麼面額的鈔票打發那女人，之後轉身急步趕赴車場，隱約聽到那女人說：

「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這一天例假，如常的跟阿儀見面。

跟阿儀一起已經十年了，但還未去到談婚論嫁的階段。不是她有什麼不好，說實話的，她對自己，已經算是仁至義盡，她沒有嫌棄這個長期窮L，更沒有對這個只懂做一些常人看來不切實際，例如歌星夢之類的人肆意批判和奚落。她對我更沒有任何港女式的物質訴求。她忠心默默的守護著自己，使得這個事業無成幾乎可以被界定為loser的廢中，還有著一點點的生存意義。

她跟其他女孩一樣，有著對婚姻的憧憬，只是我現實上的無能，以及那種因為出生於單親家庭而引發的婚姻恐懼所產生的推搪婚姻潛意識行為，使得我們只能保持著男女朋友的關係。她不高興？一定有啦！但她易心軟，我那不爛之舌胡扯兩句，她就投降。

我喜歡慢活，但她是什麼都需要急趕，說話快吃東西快去廁所快步伐快，典型的香港人一個，有時就是為了彼此生活節奏的不同而產生一些爭執。

無疑在香港生存，快這種東西的確是利無弊。但她那種急速沒有經過腦袋思考，不懂分析事情的輕重，只一味求快，弄得自己情緒崩緊，亂發脾氣，連帶影響到我的情緒。而不幸的是，她這種過分緊張的性格，最終使自己陪上寶貴的健康。

她雖然沒有責備我的慢，但她的眼神往往流露出厭惡。相對於貧窮，行事緩慢對於她來說，更是十惡不赦的死罪。

「要快一點啦，否則要等位等很久啦！」其實不用那麼緊張吧！這裡沒位，去另外一間吃都沒問題的。

「怎麼不戴口罩呀？」還未有新冠疫情的歲月，她已經常常自行戴上口罩，更強迫身邊人依樣葫蘆。一般的傷風感冒，她也怕得要命。

當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不多不少有些潛移默化。跟她一起的日子久了，她說話，步行的速度，相對於初相識時，算是正常了一點。相對而言我這個慢郎中，不知不覺間走路說話也快了些。

我們拍拖的節目大多是Window shopping，到幾個大商場逛逛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吃就找些茶記或連鎖快餐店，吃之前會上網比較一下價錢。

這一天也不例外，到尖沙咀佔據了幾個大商場。

身處尖沙咀，除了那幾個大型商場，還可以到文化中心對出海邊走走。那裡的海濱長廊，除了可以眺望對面香港島，還可以參觀一下文化中心太空館等地方。沿著長廊漫步，還可以一路到紅磡一帶，緩步跑或散步，悉隨尊便。

而每逢假日，更會有不少音樂愛好者在此busking。由於我也喜歡音樂的關係，每次經過，我一定會停下欣賞。

阿儀是個急性子，要她長站在街上看表演實在是一種煎熬，她實在沒這樣的耐性。因此我們有一種共

識，就是每當我想觀看表演，她會獨自逛街買東西，直至我欣賞完為止。當然這協議是有時間上限的，我大約只會看一小時，否則她一定會大動干戈。

今天剛巧是星期日，再加上已經是十一月，天氣晴朗秋風送爽。不知是否良好天氣關係，好像多了不少busking的單位，歌聲結他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其實在街頭表演的，大多都是年輕人，他們唱的大多是他們這個年代的歌曲。說實話有時他們所唱的歌，很多都沒有聽過。停下欣賞他們，可能出於自己心底那夢想的投射，儘管不熟悉那些歌，但還是選擇駐足。自己也曾想過參與這種街頭表演，看看可有被賞識發掘機會，但可惜窩囊的我只懂猶豫不決，思前想後，最終不了了之。

由於多了很多表演的單位，變相多了選擇性，可以盡情挑選最吸引到自己留步的好聲音，我沿著天星碼頭旁，向著紅磡方向漫遊，大部分傳到耳邊的都是當代歌曲。雖然表演的單位多了，但質素明顯比較參差，聲線呆板機械，有些連拍子也抓不好，走音頻頻的。

我欣賞他們有在公眾地方表演的膽量，但大前提起碼先認真地操練好。尖沙咀是遊客區，低水平的表演只會讓遊客留下壞印象，以偏概全地認為香港人歌唱水平低下。

腦海被這些近乎噪音的歌聲弄昏，心想不如早一點會合阿儀，正準備淘出手機之際。

「潮聲浪聲去又來.....」一把充滿穿透力的女聲，止住了我.....

## 4.

那把聲音清脆嘹亮，再加上正演繹著我年少時代最喜愛歌手的作品。心一動，就步向歌者那裡。當行近歌姬那處，心生奇怪：怎麼連一位觀眾也沒有？

不過當我成為她第一位觀眾不到兩分鐘，歌迷就從四方八面湧至，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看來跟自己歲數差不多，有些更長滿白髮。

畢竟她演唱的都是我年少時代的回憶，也絕對相信是這批擁躉的回憶。

陶醉在那天籟海豚音和充滿感情的木結他弦音當中，我閉起雙眼，很多那幾年的一點一滴如走馬燈般在腦海閃過，完全沒察覺到周遭已經是人山人海，也沒意識到時間的流逝。

那位歌姬樣子清純，但臉上有一些不知是雀斑還是濕疹之類的豆粒。她唱歌時總眯起眼，自我陶醉在自己的表演當中，對跟前越來越多的粉絲們，似乎沒有在意。而每首歌之間的過場時間，也只顧調校結他，眼望向地下，沒有跟聽眾作任何無論說話上或眼神上的交流。

我明白這是很多busker的風格，很多時都是多唱歌少說話。但她好像完全不想跟其他人接觸般，一句話也沒說過。而她調弄結他的動作，純熟但緩慢，但慢得老態龍鍾像八十歲般，就有點不尋常。

一首歌又一首歌的過去，開始察覺到她的演出一首歌比一首歌差，起初嗓子還是悅耳清脆，但之後喉嚨好像被痰液封鎖卡著般沙啞，聲線漸漸微弱，之後更連拍子也跟不好，感情生硬。

人群隨著她的演出走樣而漸漸散去，部分人更忍不住放聲批評。她應該是聽到那些尖銳說話再受打擊，終止了表演。

她兩眼已經變得濕潤。這時再看看她，頓覺有點面熟，可惜人到中年，記性已經不大好，想來想去也想不到在那裡碰過面。

她用手輕拭眼淚，然後徐徐地收起樂譜和譜架。這時才留意到她沒有像一般年輕busker,以平板電腦看譜看歌詞。她之後蹲下拾起結他皮套，站起來，跟我對望了一眼。

她那細小的雙眸微微轉動，之後從褲袋掏出銀包，還拿起幾張鈔票，緩緩地走近我。

「謝謝你那次幫忙！」

她把那堆鈔票塞進我手，就急步離開了。這一刻才記得起她就是那位經常來酒店獨坐的女人，那次她問我借錢，我因為趕著處理突發事情，胡亂塞了些錢給她，之後還隱約聽到她說一定會還給我。

但往後的日子，她人間蒸發了！沒再踏進過酒店。有時心裡有氣，氣自己又被人騙錢。不過今次總算天有眼讓我重遇她，更一併取回她所拖欠我的錢。

見有點運氣，星期日又是賽馬日，不如拿這些錢買條過關，看看有沒有斬獲。

正想拿起手機做網上投注之際，一把熟悉聲音嚇得我心膽俱裂。

「你跟那個女人有什麼關係？」.....



## 5.

我經常會竊笑那些電視劇有很多刻意堆砌的巧合，但荒謬的是戲真如人生！我費了不少唇舌才洗清我不白之冤。她性格緊張，而我又粗心大意，沒為意她已經因為我過了時沒會合她而到海旁找我，她離遠見我像超級歌迷般懶著不走死纏著她，之後那塞錢的過程更不用說了。我相信任何女人，無論性格如何大方，總對這一幕產生一些問號。

幸好阿儀還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但她那一晚的大發雷霆，弄得滿臉通紅和手震。她身體的反應，使得我有點吃驚和擔心。聽她跟我苦呻過上司的壓迫和同事的裝蒜陷害，已經有著類似的反應，我勸她不如轉工，但房貸未還完，加上父母年事已高已經退休，經濟負擔巨大，故選擇啞忍不敢妄動。

可惜我沒能力替她贖樓！

我自己的父母已經不在，親戚很多移了民，還有聯繫的朋友，總是忙著自己的工作或家庭，身邊已剩下沒多少人。

她是我唯一的支柱，我亦是她唯一的安慰。

這一晚下班離開酒店，正準備坐車回家。發現那女人在車站大堂的坐椅呆著，她的神情比先前在酒店，以至尖沙咀街頭唱歌時更落寞。

不知從那裡來的心念，我竟然走近她，還坐到她身旁。不過她只顧沉思，完全沒有為意我這不速之客。我不擅辭令，一下子沒法打開話題。

當坐下不到兩分鐘，我的電話響起來，那是阿儀慣常的來電。如常地問我是否已經回家之類。不過今次我編了個謊，說跟同事吃晚飯。

這謊言是有破綻的，在酒店工作最大的好處是有免費伙食。我們雖然是外判保安，但因為酒店跟我所屬保安公司簽定的合約是包餐的，所以我們跟酒店的正式員工一樣，享有免費伙食。

無論我，或是其他早更同事，三餐都在酒店解決，很少會在外用膳的，能省則省。

阿儀會質疑我嗎？不過她只說了句早點回家後就匆匆掛線，我忐忑著她的心裡想法，特別是經過上一次尖沙咀海旁的誤會。我寧願她明刀明槍，總好過這樣的模糊反應。

她心裡一定是有些糾結。

我下意識四處張望，看看阿儀會否跟蹤我。我其實沒有做些對不起她的事，但不知何故我會這樣的心虛。

確定了阿儀沒有在車站，定過神來，才發覺到那女人正不斷盯住自己。我假裝不經意的遇上，跟她點點頭。

她回報了一個微笑，但那微笑帶點詭異，或者更貼切地講，似笑非笑。

「酒店請人嗎？我可不可以.....可以做保安嗎？」她那種氣若游絲，觸動了我內心某種可以說是同情

心的感覺。

「你有保安證嗎？」

我詳細跟她解釋考取保安牌的流程，以及酒店保安的工作範圍等等。她表現積極，不停點頭，又問我的工作苦與樂，見她態度誠懇，我樂意再分享多一些。

她最後明確表示想當保安，我教她先入職，讓公司保送她修讀十六小時的保安課程，直至收到保安員證，就可以正式上班。

她由起初的落寞無神直到最後的展露笑容，我好像拋了一個救生圈給她。而看著她的笑容由最初的詭異，到最後的真誠真摯，我又好像變成一位心理專家，心裡有種莫名的滿足感。

「我有抑鬱症，公司會取錄我嗎？」她的情緒，再次急轉直下.....

## 6.

她的情緒如坐過山車，相信她真的患上這種情緒病。我連忙叮囑她見工時不用那麼老實，但她好像無法理解我的意思，眼神呆滯。

保安這工種長期缺人，我這裡也不例外，有時連替更也找不到，結果就是弄得無法放假，連返十多天真的會使人筋疲力竭。

希望她真的能到來上班吧！不過我臨走前，忘記吩咐她見工時要跟公司指明到這酒店上班。唉！唯有看緣份安排啦！

但很明顯跟她是有緣的。兩星期後，她來到酒店上班了，後來得悉是公司派來的，而非她主動要求。

不過真正安排的不是公司，而是天意！

她自我介紹，原來英文名字又是叫Joyce。  
這個英文名字，不期然喚起我心底一些回憶。在我的青蔥歲月，也曾經有一位Joyce，闖進過我心扉，可惜跟她最終只能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我還要百感交集地出席她的婚禮！

巧合的是，當年那位Joyce，也擁有一把好聲音。不知她近況如何呢？還有唱歌嗎？雖然記性差了，但仍清晰記得跟她合唱過什麼歌，那首英文金曲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我還是經常會細聽。

Joyce穿著簇新整齊黑色制服，顯得她身型瘦小。但精神上遠較之前飽滿，而臉龐可能經過治理的關係，那些嚇人的豆豆通通消失了。那廢柴上司Jason今天放假，由暫代副主管的成哥負責排更。

簡單介紹一下平時的運作：酒店分早晚兩更，每更各有五位同事，每更由一位主管帶領四位同事，主管長駐於保安控制室，負責監控保安系統，以及酒店房務部，餐飲部的兼職員工上下班電腦登記，其餘四位同事每早接更時，會收到一張俗稱為行位紙的東西，內裏印上自己的崗位當值時間，酒店有兩個固定崗位，一個是站崗大堂，先前已簡介過工作範圍，另外一個是停車場貨臺位置的登記處，負責送貨工人，或其他需要進入酒店工作人士的出入登記。

為方便識認，我們四人會被分為ABCD四個位。

今天我剛巧接了A位，而Joyce獲派D位。根據行位紙的時間表，早上8時到10時一同要駐守大堂的。Joyce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個崗位，我有幸做她的導師。

她雖然比過往精神，但動作上仍較緩慢，而那對講機和耳機對她來說，是新鮮事物。

她被這些東西弄得手忙腳亂，由於早晚更同事接更是一項爭分奪秒事情，我不待她同意，就主動幫手替她弄好。

而她一路低著頭，默不作聲，臉頰顯得有點緋紅。

開始當值，開首除了向她講述大堂要處理的各種事情之外，一些客人會問的問題，例如附近有什麼美食，如何坐車到各大景點自然要教導她。

當然還會略略提及這裡的人事，但為避免嚇走她，我只隱晦地帶過就算。

她似乎未適應陌生環境，顯得相當緊張，神不守舍般，替客人開門時更撞到客人，幸好她的語言能力不錯，英語和普通話算說得流暢。

不知是否留戀著那張以往經常坐下的梳化，她總是有意無意之間靠近那裡。

除了工事之外，起初跟她還未有太多交流。畢竟跟她還有一些隔閡，而酒店直接聘用的前台職員，不是每一位都友善的，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外判保安或清潔，會顯得高高在上，稍有差池，他們會立即變成金手指。

當中有位酒店客戶經理，更加是處處針對我們，給了我們很大工作壓力.....

## 7.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過了半年。Joyce由起初的被動龜縮，脫變到現在的自信健談。工作成為了她最有效的抗抑鬱藥。

而我跟她，也漸漸熟絡起來。

Joyce原來跟我一樣，沒有兄弟姊妹，父母離世前跟他們同住。職業生涯也跟我一樣，嘗試做過很多行業，包括地產經紀，而這亦是她患上抑鬱症無法工作前最後從事的工種。

銷售行業自然需要跑業績，據她所說起初算一帆風順，生意不錯，試過連續三個月成為Top Agent。奪過業績獎項，風頭一時無兩。

不過好景不常，放盤的業主本來對她極為信任，有些更指明樓盤買賣只能讓她處理，但之後不知何故，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對她敬而遠之。而她同時發覺無論經理以及同事，跟她越來越疏遠，不瞅不睬的。

這一劇變自然令她業績大倒退。

她嘗試跟業主瞭解原因，可惜那班業主們總是支吾其詞，當中只有一位老業主冷冷回應：

「你幹的事自己心照啦！」

Joyce只能無奈辭職，但這事使她耿耿於懷，再加上同時間父母先後患癌離去，使得她大受打擊，失去了生活動力，孤零零的終日無所事事。

她告訴我曾有輕生念頭，不過因為膽小，沒付諸行動。而她有位好朋友察覺到她的異樣，趕緊帶她看醫生，證實患上抑鬱症。

醫生開了些抗抑鬱藥給她，定期覆診和看心理醫生。不過吃了藥只能避免情況惡化，精神健康上未能完全復常，時好時壞的。

看來介紹她來酒店工作，效力勝過她吃這堆藥丸。

不過當她講述她往事的時候，不知是有所隱瞞，還是病情影響的關係，含糊其辭，當中沒提過在地產公司工作時原本跟同事的關係，也沒分享過用了什麼技巧手法，可以達成這麼多的交易，自己有沒有涉及過炒賣投機勾當。

空穴來風，照常理那些業主們都是見過世面的成年人，之前又那麼信任她，道理上不會因其他同事一時三刻的打針落藥就立刻急轉態度。

每個人總有些不可告人的陰暗面，為了生存，總有機會做些違心事情。但跟她只不過是同事關係，她有什麼黑歷史我實在無權過問和上心，大前提是她不會對我發陰箭壞我生計就是。

的確，她沒有對我作任何傷害不單止，還處處流露出親切善良和關心，無論對酒店員工，住戶旅客也好，對公司同事也好，總使人心甘情願靠近喜愛。她的親切更止住了大堂酒店某些職員的暗槍。

這一個中秋節假期的當值日 · Jason跟我們宣佈明天起Joyce將會升任副IC, 即副主管.....

## 8

先前跟大家簡介過酒店保安的架構，一位IC帶領四位保安，本來是沒有副IC這個職位。順便補充一點：我們還有一位保安經理葉Sir，是架構中最高的職銜，不過他的工作時間跟我們不一樣，每天只需返九放六，休公眾假期和星期日。

今天是中秋補假，葉Sir不用上班。

Joyce升職，心底的確替她高興，但先前葉Sir並未提過會增加副主管這個職位。葉Sir的安排是，當Jason放假時，我們四人會輪流暫代主管，而當主管那一天，是會有額外津貼的。

這種做法，讓我們四人熟悉Jason的工作，目的不言而喻。

Jason竟趁葉Sir不在時宣布這個消息，先斬後奏，難道有酒店或公司高層默許？莫非葉Sir已經失勢，我押錯注碼？

葉Sir跟Jason本來已經不咬弦。Jason跟酒店其中一位經理是老朋友，而那經理又跟我任職保安公司其中一位高層有著親戚關係，於是把Jason安插到這裡做主管。

先前我多番用廢柴形容他，舉些例子就會明白：

有一次替更同事要求一位送貨工人做出入登記，但不知是言語上的誤會還是其他原因發生爭執推撞，而保安控制室跟停車場近在咫尺，但Jason卻無緣無故失蹤，連對講機也沒回應，最終要靠我跟成哥一起化解衝突。又有一次好幾個江湖人士入住了酒店，有次不知是匙咭壞了還是什麼原因，無法開門，他們就在走廊大吵大鬧。

那時我跟Jason在同層另外一房間處理一些事情，Jason接報後只著我做先頭部隊，並說三分鐘後會趕來一起應付。結果呢？相信大家應該估計得到，縮頭烏龜一隻！

他更是一位好色之人，經常借故走來大堂，跟年輕貌美的前台或貴賓部女職員寒暄。他經常色迷迷打量那些貌美遊客。內地遊客習慣蹲坐，我見過他曾借綁鞋帶去偷看著那些穿裙蹲坐女生的春光。

除了Joyce之外，我們還有一位女同事阿芳，但可能她年紀不輕又欠缺風韻顏值關係，Jason未有對她作任何過分行為。

當然我同樣會留意他如何對待Joyce，很奇怪他們好像很談得來，有講有笑，我跟她從沒有這種融洽。

Joyce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她的親切，是真心還是偽裝的呢？她真的有抑鬱症嗎？她的歷史，有幾多是真，幾多是假呢？

Jason有著這些裙帶關係而生存到現在，我明白就算跟公司投訴也無法改變到現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攀附在那位職銜比他更高的葉Sir處自保，但今天的事情，似乎提示我未來可能會有些困厄。

葉Sir空降到酒店大約一年的時間，據他分享他曾讀過一些物管課程，取得文憑後應徵獲公司聘用。我主動跟他討教過有什麼課程可以讓我進修，他喜歡上進的人，我的舉動總算討得到他的歡心，但他的最大弱點，就是跟酒店高層的關係遠不如Jason。

但到目前為止葉Sir仍然是保安部之首，我跟葉Sir的投契仍然發揮到作用。Jason對我仍然有所忌憚，不能任意妄為。不過對於其餘二位沒歸邊的同事成哥和阿芳，就常常肆意漫罵。

我好奇偷望Joyce，想看看她接獲升職通知後的反應，但想不到她同一時間偷看著我。

她的眼神，好像想跟我傾訴一些心事.....



這晚跟阿儀急趕到醫院探望世伯，他在家突然暈倒，伯母立即召喚救護車。

心臟衰竭可引致猝死，幸好搶救及時。

他近來常常走一小段路就氣喘，可惜他遲遲不肯看醫生，又硬頸地堅持他那兩大命根：煙和酒。

他退休前是紮鐵工人，總恃著自己幹慣粗活身體比人健壯，但忘記自己已經不是壯年。

無疑他是個腳踏實地不折不扣的老實人，出糧後會把薪金大半給了伯母，從不涉足股票賽馬，辛勤的為家庭付出，養大一對子女。

他跟伯母對我也像半個兒子般，團年飯冬至飯家庭旅行總會有我的份兒。

阿儀還有一位弟弟阿健，是一上市集團的IT部經理，很早已經跟一位青梅竹馬舊同學相戀並結婚搬出，家中成員除了兩夫婦之外，還包括兩頭柴犬。他倆跟很多新一代的香港夫妻，有著同樣的思想：

寧養狗，不養人。

世伯已經甦醒過來，但阿儀已被嚇得六神無主，在醫院無意識般四處亂竄，說話語無倫次失去條理。我跟阿健一左一右好不容易才讓她冷靜下來。

這段日子見阿儀情緒波動，多抽了時間陪她，但就算世伯出了院，她還未能放下心頭大石，總疑心他的病況，質疑醫生還未完全查明就草率地讓他出院。

她不停上網或者收看電視臺那些健康節目，樣子顯得焦慮崩緊，又禁止世伯吸煙飲酒。但世伯性格比較固執，不是那種見過鬼就怕黑的人，依然故我，出院後的日子，兩父女因此多了磨擦。

有次他偷偷趁家中無人抽煙，但那殘留的煙味逃不過阿儀的靈鼻，她怒火中燒，打爛了家裡的花瓶後，掌摑了自己幾下，之後跑落街發瘋般狂奔。

我常常要充當和事佬，夾在他們中間，感覺絕不好受，甚至乎有點煩厭。

阿儀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我跟她相處多年，已經習慣她那像急口令般說話的速度，但現在我已經完全跟不上她在說什麼。

不過這充滿火藥味的日子只維持了很短暫的時間，三個月後，世伯走了.....

請了數天假協助處理世伯的身後事，阿儀對爸爸的離世，反應卻出奇地平靜，連眼淚也沒流過一滴。我知她是個愛裝堅強的人，但比對先前她對世伯那種燥狂，她現在的冷靜，我有著有一種不能言喻的擔憂。

阿儀身邊有一位好朋友阿珊，是一位人面廣闊的女生，認識一些從事殯儀業的朋友，她得悉世伯離世，立即主動幫忙，找了她的殯儀業朋友，承辦他的身後事。

但兩人卻幾乎因此反臉。事緣有天阿儀繞過阿珊，直接致電阿珊那位朋友，查問收費和流程等事宜。阿儀懷疑阿珊過水濕腳，抬高價錢。

當然她得到的回覆是著她直接聯絡阿珊，此事使得阿珊大動干戈，覺得阿儀完全不給自己面子和信任，跟我大吐苦水，更揚言處理好世伯身後事就跟她絕交。

阿珊是阿儀的舊同事，性格熱心率直，但脾氣火爆，兩人試過好幾次因小問題反臉，但很快兩人又忘記得一乾二淨重拾舊好。阿珊最大的優點是熱心幫人不怕蝕底，她交遊廣闊相識滿天下，也許就是這個原因。

阿儀性格內斂，只得阿珊這個比較知心的好友。她忽視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只懂埋頭苦幹，不屑跟上司同事攪好關係。這種容易吃虧的執著，使得她在工作崗位，被加辛遠大於加薪。這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精神壓力，再加上她本來的慣性對自己對身邊人的緊張焦慮，我真害怕終有一天會好像Joyce般，患上情緒病。

阿儀在靈堂上瞻仰遺容時終於哭了出來，但只是偷偷飲泣，之後再偷泣了一次，是翌早在火葬場按鈕送別世伯那一刻。

即將化為灰燼的一剎那，反倒是伯母哭得斷腸。

世伯的身後事總算順利完成。在阿珊朋友幫忙之下，世伯很快就搬遷到一處山明水秀的永久居所，那是屯門的曾咀。而他的新居更在我媽媽的居所附近，是同一層樓。

不過在生的時候，雙方反而未碰過面，媽媽生前不太喜歡阿儀，原因在此不作詳述，只可以說若果阿儀有著阿珊的熱情性格，結果可能大大不同。

世伯離去後的首個清明，跟阿儀一家去拜祭世伯，順道拜祭我媽媽。我跟阿健先到屯門新墟的紙紮香燭店購買祭品，之後跟阿儀和伯母在往曾咀的巴士站會合。

這個清明不只是雨紛紛，更夾雜著隆隆驚雷。新聞更報導元朗一帶有落雹。但惡劣天氣無阻孝子賢孫們的丹心，我們等了兩班車才擠得到上車。

我跟阿儀坐在一起，從屯門市中心到曾咀車程不算短，大概要四十分鐘，但她只顧望著車窗外矇矓的街景，默不作聲，累了就伏在我肩，整個車程沒說過半句話。

下車時雨勢變得滂沱，天昏地暗，更刮起了狂風，風力大得如八號風球般，我們趕快跑進靈灰安置所大樓，雖然步程很短又有遮蓋，但還是被那些大風雨弄得滿身濕透。

但往常下著毛毛細雨也趕緊打傘，對丁點雨濕也怕得要命的阿儀，卻完全無動於衷，更讓衣衫濕透懶得抹乾，到了世伯的靈位前，她依舊是木無表情。

她的步伐和動作，不尋常地慢了很多，上香時身體僵硬，手還有些微震，幾乎連香也握不穩。

到了最後火化祭品的環節，阿儀選擇獨自站開一旁，怔怔的看著我們焚化祭品，不過當我拿出袋中的紙紮香煙美酒準備放進焚化爐時，阿儀突然間衝前，一手搶了我手中的祭品，發狂地將它們撕爛，更大聲怒吼：

「你們還嫌這些東西害爸爸不夠嗎？」.....

Joyce升做副主管已經好一段日子，不過她並沒有因此變臉起架子。反而她逐漸浮現出來的善良和親和力，成為了一道妙藥，消弭了團隊本來的矛盾，葉sir跟Jason, Jason跟我們其餘三個，相處氣氛融洽了很多，而Jason的作風相對於以前也有不少改進，少了在大堂泡妞偷窺等不當行為，也多了些本來他那職位應該有的承擔。

不過，先前我曾經提及過的酒店大堂麻煩經理，最近弄了不少小動作，處處針對我們。據說酒店總經理即將退休，董事會準備提升其中一位大堂經理接任。這位麻煩的Ricky自然虎視眈眈著這個高薪厚職，我們這些外判稍有疏忽，只要將小事化大，隨時可成為他立功的機會。

特別是保安公司跟酒店的合作合約不足兩年就屆滿，這段時間大家都提高警覺，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我想最近工作氣氛的改善，某程度上因為大家現在都是同坐一條船，要集中火力槍口對外。

這陣子因附近有所新酒店落成，簇新的設施和具競爭力的價錢，搶走了酒店不少長租客戶，使得入住率有顯著的下降，引起董事們的不滿，最終迫使酒店減價應戰，這一招有效止住了入住率的下跌，但卻吸納了一批麻煩租客。

那些本來租用唐樓劏房做生意的流鶯們見酒店月租不用一萬，亦不知如何地得悉酒店電梯不用拍匙咭就可上落，認為有利可圖和方便接客，於是兩人一組的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入，轉瞬間填滿了空置的房間。她們除了在一些推介風月場所網站宣傳之外，還常常濃妝豔抹，穿著性感的在酒店大堂大搖大擺，做人肉廣告。

儘管這一割喉大大改善了酒店的入住率，但衍生出來的保安問題，大大增加了我們保安部的負荷。

酒店多了不少閒雜人等出入，到酒店光顧流鶯的，既有膚色黝黑，身型魁梧類似地盤工人，也有西裝畢挺，樣貌斯文的類似專業人士，兼且不只是華人，南亞裔也為數不少。

每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時後，常常出現全男班排隊等候電梯的奇景。

有個別流鶯抗拒接待南亞裔客人，竟然要求我們把那些恩客請走，又試過有兩位流鶯因爭客打架，最終要報警處理。

也曾經有一位懷疑有精神問題的，身上傳出陣陣尿味惡臭，囡囡們自然敬而遠之，但就害苦了我們，每次要費盡心思趕他離去，之後要立即更換制服，否則一定會使旁人彈離千丈遠，自己亦會吃不下嚙。

這一天Ricky突然跟我們開會，命令我們加強酒店樓層的巡邏密度，特別是有較多流鶯租住的樓層，要24小時的站崗駐守，但就沒提及過會跟我們保安公司要求加入。

葉Sir在會中只回應會積極配合，而Jason更只懂點頭附和，完全無反映過我們現時的人手，若果集中火力駐守樓層，停車場的出入登記和大堂的保安事務就無法兼顧。

葉Sir最終作這樣的調配：Jason繼續駐守控制室，Joyce則整天在停車場登記位坐鎮，而我們其餘三個，則被分派到其中三個較多流鶯租住的樓層，至於大堂站崗和其餘樓層的打鐘巡邏就暫停。葉Sir會頂替Jason和Joyce的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至於我們三個若果需要離位，要透過對講機公佈。

但Ricky很快作出投訴，咆哮我們沒抽人手企大堂和巡邏樓層，而這一次開會更完全不留餘地責罵，連葉Sir都不給顏面。

他更投訴我擅離崗位不爆機(即透過對講機公布)。

「他有爆機的，你自己收不到吧！我們在座每個人也收到，」想不到替我出頭的，是Joyce.....

## 12

對於Ricky的把戲，我其實已經有點麻木，由返工第一天就投訴你站姿不佳，之後什麼大堂偷玩手機，又什麼開門讓客人進出時缺乏熱誠之類，不是說受氣是薪金的一部分的自我安慰，而是實在的，對這種職場司空見慣的事情，已經不太在意。

反倒有點擔心Joyce。不知Ricky日後會對她有什麼報復行為。自從她升職之後，有較多時間在控制室，跟那PK也沒太多的接觸，所以Ricky對她暫時還沒有什麼。

只有我跟成哥，和另外一位女同事阿芳是他無所事事時的玩弄對象，尤其是阿芳，她本身是嫁來香港的大陸新移民，廣東話還不太流利，處事又比較紊亂慌張，故常成為他的玩弄對象。有時見他跟前台或禮賓部的同事們在她當值大堂時細聲講大聲笑，又動輒對她呼喝漫罵，缺乏自信的阿芳無法應對之餘更顯得方寸大亂，做就了更多在他，以至某些酒店職員看來的笑柄。

但其實，Ricky只是一位欺善怕惡之人。有一次在大堂門外的停車處因為泊位問題，跟一位車主發生磨擦，那車主一時不忿，帶點恐嚇性的稱自己是某大姓氏的人，而那姓氏，有機會使人聯想到某大幫會的揸揸人。

之後酒店方面向警方備了案，這事情還使得我們又忙了好一陣子，我們要在她上班時當他的貼身保鏢。他每次身處大堂，眼神總是顯得閃縮，四圍張望，連話也少說了，不過最終那位響躲車主沒有任何實質行動。

心想你這次只不過是走運，你先前不知得罪過多少客人，下班後我們保不了你。

先前講過Jason認識另外一位大堂經理，並倚仗跟他的關係而成為酒店保安部IC。這位叫Chris的大堂經理，最近也中了Ricky的暗箭。他向董事們打小報告，說Chris容許太多流鶯入住，弄得酒店污煙瘴氣，形象低落，而小報告內容自然會加鹽加醋，把Chris描繪成酒店罪人。

不過董事們大多是利字當頭之流，見酒店業績回升，在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心態下，最終不了了之。

當然Chris並非泛泛之輩，他一早已跟董事們建立了良好關係，代價是腸胃因長期灌酒而引起的傷害。

Chris對我們亦算客氣，有時甚至有些提點，例如在大堂站崗有那些要避忌，或者那位住客較麻煩之類，某程度也許是要增強勢力的門面功夫，但總遠遠好過那pk的嘴臉。

我用What's app跟Joyce道謝，感激她肯替自己分解圍。她回覆想收工後跟我閒聊。這是跟她成為同事後首次在公餘時間見面。

在葉Sir作出調動之前，我們每天會固定兩次巡邏，在巡邏之後會有個小休，地點就在控制室之內，在小休的時間，我一般會看看手機打發。

除非只剩下我和Joyce，我會放低手機跟她無拘無束地聊天，她完全釋放了親切坦率，有種令你放低所有戒心跟她說盡實話的衝動，我承認這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選擇在酒店附近某連鎖咖啡店談天，因為已經在酒店吃飽，我們只叫了兩杯泡沫咖啡，然後面對面坐下。

這連鎖咖啡店平時坐無虛席，但今晚卻出奇地少人。

「你有了另外一半嗎？」想不到Joyce這樣的打開話題，殺了我一個措手不及……

她說見我不停地覆訊息而好奇，而事實上我真的正跟阿儀對話，自從世伯過身後她越來越神經質，那些奪命追魂訊息常常弄得我不勝其煩。

我坦白告訴Joyce她猜得對，那一刻我認為我跟她只是同事關係，對她沒什麼特殊機心，根本沒必要編造故事。

她臉上閃過一絲異樣後，若無其事地再道：

「那次我在尖沙咀表演見到你，有位樣子很清純穿長裙的女子一路站在附近，之後我還錢給你，她立刻黑了臉，我想應該是那一位吧！」

想不到Joyce有很強的觀察力和記性，我幾乎忘掉了這事情。經她一提，我突然想八卦一下她還有沒有唱歌。

「那時因為那種病沒法工作，吃了藥時好時壞的，那時剛巧心情好了一點，心想這樣無所事事不是辦法，倒不如找一些寄託，我年輕時很喜歡唱歌，也懂得彈結他，倒不如試試重拾興趣，可惜那次表演，被腦內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弄垮，之後我足足三日沒出過街。」Joyce神奇地估計到我將會問她關於唱歌的事情，不過看到她有點落寞，似乎對那次失準仍耿耿於懷。

「現在你情況好了，有心不怕遲的。」我不是一個懂得安慰人的人，只能胡扯兩句回應。

「算吧！吃飯生活要緊。反正已經不是十八廿二，難道會有人會冒險去捧起一位中年新秀嗎？」她說得淡然，但眼神卻閃過絲點不忿。

「其實我以前也很喜歡唱歌，尤其是讀書的年代，我每天放學後會第一時間回家，之後打開窗就向著街大唱特唱。」不知怎的，跟她一說起這些陳年軼事，心情突然間興奮起來，變得滔滔不絕，不停跟她分享過往參加歌唱比賽的戰績，而她似乎被我感染到，也不時回應她年輕時組過樂隊，也參加過不少比賽等往事。

她的賽績原來遠比自己強，我只在校內和一些社區中心舉辦的歌唱比賽獲獎，但她自己卻在較大型的比賽中取過佳績。

但遺憾的是，我跟她同樣因家庭經濟等現實因素，無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理想。

之後到了她的發揮時間，她如數家珍般說了一大堆我未聽過的名字，是她欣賞的歌手或樂隊。她更詳述他們的特色和吸引她的原因，明顯跟其他女生不同，是喜歡他們的技巧才華，而非外觀服裝。

我們談起共同興趣的投入，使得我們完全忘掉了時間。到了咖啡店員工溫馨提示即將打烊，才醒覺已近深夜。

但我跟她，好像有些意猶未盡，還未有歸家的意圖，我們到附近漫步，繼續談音樂。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一起唱歌？」Joyce突然把身子靠近.....



# 14

這年代興起了用串流平台聽音樂，大約一個午餐價錢的月費就可以聽盡古今中外幾百萬首十世也聽不完的歌曲，當中有些更加入卡拉OK功能，只要有手機在身，隨時隨地都可以高歌，而今時今日大型卡拉OK已經式微，剩下的營業時間也大大縮短。

我們一起漫步到土瓜灣海心公園附近遠離民居的海邊，找了一個小角落坐下，我打開了我那個具卡拉OK功能的串流程式。

Joyce對於一些科技上的新鮮事有點抗拒，直到現在還只會用CD聽歌，手機除了裝了一些必須程式例如What's app之外，基本上空空如也，沒有Facebook或IG，而正在使用的手機，是陳年的三星S4。

難怪她在busking時仍然使用實體譜。

我打開歌手目錄讓她挑選歌曲，不過她說想跟我先唱一些合唱歌，我本想讓她自己先唱，我已經很久沒練歌，不想她聽後覺得我吹噓自己唱功。

不過她再三堅持，那唯有硬著頭皮。

我們一口氣唱了好幾首合唱歌，經過開聲之後，她的水平已跟先前busking的頭半段沒兩樣的清脆，我忍不住稱讚兩句。至於我呢，她倒沒有什麼評語，但表情有點木訥。

看來我使她失望！不知怎的開始我有點在意她對我的看法。

我和她不約而同感到睡魔光臨，畢竟已經是夜深了。不過Joyce的唱歌因子明顯被激活，很快戰勝了睡魔，拿了我的手機操控，之後獨唱了不知幾多首歌自我陶醉。

但我卻在不知不覺間呼呼大睡了。

醒來的時候已經天亮，我的手機完好的放在身旁，但Joyce失去影蹤，我焦急起來，立刻傳what's app訊息給她，但過了十五分鐘之後，仍見她沒有看短訊，就再三打電話，但沒人接聽。心有點擔心她的安危，不住的再發短訊問她位置和是否安全，最終見到了藍剔出現，才稍為放心。

可惜她既不接電話，對短訊又已讀不回，心裡面不期然有著些莫名的酸溜溜。而更令自己頭痛的，是手機上一大堆來自阿儀的短訊和未接來電.....

# 15

這一年的六月份開始，香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動盪，一些本來在國際新聞才出現的激烈畫面，竟然在香港頻繁出現，香港人更因此被分成兩種敵對顏色。

我跟阿儀一起多年，甚少有激烈爭執，但想不到就因為這種顏色分歧而吵過不停，更因此冷戰起來。

酒店方便如臨大敵，害怕設施被破壞，因此要求保安公司加派人手，而我們也無時無刻置身於高壓內，連廁所也不敢去。

好不容易才捱過這半年，但整個香港，以至酒店本身，已經出現巨大改變。

原本一直野心勃勃，一直謀求登上酒店總經理寶座的Ricky竟突然辭職不幹，傳聞是因為他那半年活躍於社會運動，可能因此被酒店勸退。

大家都無法相信他竟然會是那種顏色。當然，他的離去對於我們來說，絕對是好消息。

不過總經理之位最終由酒店集團從另外一間酒店抽調過來接任。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一種不明病毒擴散全球，旅遊業因而被冰封，流鶯們見沒生意紛紛退租，酒店生意一落千丈，只依靠小量長期租客維持。我們保安部漸漸清閒起來，同事之間多了很多寒暄時間。

Joyce這陣子請多了病假，但得悉並非感染這新冠病毒。主要是她的情緒，尤其是社會事件那半年，明顯又多了起伏。她親眼看過一些暴力場面，之後曾經一次當我在控制室小休時，跟我訴說常因此睡得不好和發惡夢。

但她在酒店，依舊是保持著友善親切的，她跟我，以至Jason，依然是保持著有講有笑的狀態。

至於阿儀，我們在社會運動後至疫情爆發前短暫見過面，但到了疫情升溫，她就害怕得連街也不敢去，我們只能透過電話聯絡。

儘管表面上已經重拾舊好，但無可否認，我們的關係有著一道疤痕。而她那些過分的焦慮，給了我無形壓力，令我多了很多掙扎，雖未至於想到要跟她分手，但再想到那半年的分歧，以至先前她那種在她爸爸離去後浮現的橫蠻，使得我要重新想想我們如何維持情侶關係。

那次跟Joyce通宵達旦在公園唱歌，因為沒有接聽來電和回覆短訊，她自然大興問罪，我堆砌說那晚因夜更缺人需要我去頂更，她顯露出不信任，之後連續幾晚來到酒店等我放工。

我承認我對她說謊，但若果我如實告訴她我跟Joyce在公園唱歌，難道她不會有其他聯想嗎？說不定覺得我們有越軌行為，我只是不想我們的關係再生枝節

不過，跟Joyce的那一晚單獨相處，儘管沒有什麼親密過分行為，但的確有些不妥當，理論上，我應該在飲咖啡後直接送她返家，或索性各自歸家就算。但實際上，那晚我確實有種很強烈想跟她一起唱歌的慾望，但發誓只是純粹唱歌，並沒有其他非分之想。

直到現在再回想，那時對她，可能已經有了一點感覺，那是純出於共鳴投契，還是慢慢滲出的愛念？  
我已不懂得考究了.....

隨著疫情的惡化，現時在酒店當值的主要任務，是不論在大堂，或是在停車場登記位，都需要替進入人士量體溫。但除了酒店的員工，少量的長租客，零星的食材送貨工人和抄水錶冷氣技工之類的工作人員之外，已經沒有什麼人會逗留在酒店，現時很多人在家工作和煮食，除了購買生活所需和糧油餸菜之外，都不願冒險離家，現時市面冷清清的一片死寂，使人心寒。

酒店的餐廳生意一落千丈，因而遣散了不少員工。而葉Sir亦暗示有裁減保安人數的可能性。

最終的結果比預計更糟，酒店抽調了幾位禮賓部同事，安排他們上保安課程，取得保安藍證後，兼任我們的工作。換句話說，我們將要各散東西。

疫情不知道持續到何時何日，再加上跟保安公司的合約即將屆滿，酒店只需賠了點錢，之後再不用支付外判保安服務費，節省了一大筆，在商言商，實在無話可說。

這天是在酒店最後的工作日，但大家似乎都沒有特別的離愁別緒。除了阿芳，不住擔心著自己的生計，她一入行就來到酒店工作，不知道即使自己工作的地方跟原本的保安公司完了約，還有至少兩個選擇：一是等待公司安排，轉換至其他工作盤，二是跳槽到接手原來工作盤的新公司，繼續在老地方工作。大部分的保安公司客戶都希望有穩定熟手的保安員持續留任，而不少保安員因為工作久了，跟工作地點的人和事生了感情，也傾向選擇後者。

不過這一次酒店卻因為這非常時期而停止外判，那我們只能等待公司安排新的工作地點，或者另謀高就了。

Joyce被委派到一個大型住宅樓盤工作，而我將會到上環區某商廈履新。但由於我們的新工作地點由保安集團另外一間子公司營運，程序上除了要重新辦理入職手續之外，還要強制放一個俗稱休魚期的無薪短假。

這個及時的小休，正好給自己來一個好好的充電機會。可惜很多國家已經封了關，否則一定來一個痛快的自由行。

反正獸在家實在太沉悶，阿儀因為疫情又不願相見，我趁這難得的額外假期，學懂了玩滑板車，但並不是電動那一種，我學的跟小孩子近年流行玩的，是同一類用腳踩。一來當是一種運動，二來當是精神寄託。我發覺到自己的心靈上需要一些分散投資。

為了跟酒店同事保持聯絡和分享工作動向，Joyce特意開了一個What's app群組，她率先在群組分享了她在家彈結他唱歌的影片。其他群組成員驚訝她原來是唱得之人，紛紛按了心心。我反覆的重看影片，深深的感受到她那團燃得熊熊的火焰，早前她的情緒有點不穩。但現在，那個原本充滿著唱歌熱誠的她，強勢地回來了！.....

我想我是受到她的感染，這個仍然是放休魚假的大清早，我打開了手機的串流程式的唱K項目，練起歌來。我已經記不起多少年沒操練過，依稀記得，那些年的稱得上較認真的練習，是以錄音機和錄音帶作為主要工具的。我反覆的操練，心念一轉，想找Joyce陪伴給意見，但現在大部分娛樂場所，包括卡拉OK已經暫停營業，外出又要強制帶口罩，我無法想像帶著口罩唱歌會有什麼後果，會不會因此而弄到窒息暈倒呢？我稍為幻想一下已經受不了。

我想，除非到她家或到我家，否則現在很難找她陪練，但這樣做又實在太唐突，我怕她會懷疑我有什麼企圖。

我不知因何越來越在意Joyce內心的想法。但反觀阿儀，我們之間早已築起了一道厚厚的牆，我已經失去聆聽她內心的意欲，跟她每日的通話變成機械化的例行公事，她現在的話題總是離不開疫情，總覺得自己，媽媽，以至我自己會很快被感染，而病況一定會很嚴重，因此不停喝令我在家一定要徹底做好消毒，不可外出，好像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人類很快會被新冠病毒殺光般。

而更令我氣結的，是她寧願賠償一個月工資離職，終日躲在家中避疫。但從種種數據顯示，這新病毒的殺傷力遠遠不如03年的沙士。

我沒理會阿儀的命令，更反其道而行。當人人躲在家避難，我就早上在街外操練滑板車，下午就返家練歌，很容易就打發了一整天。現在白天的鬧市跟深夜沒兩樣，人車稀少，駕著板車不用左閃右避，盡情奔馳，無拘無束。

當然我不會讓阿儀知道，她若果得知我行蹤，一定會罵過狗血淋頭，說疫情嚴重還出街招惹病毒，就算沒有疫情，她亦會一口咬定玩滑板車是相當危險的玩意。跟她相處那麼多年，雖然算是對自己不錯，也很關心愛惜自己，但那關心是過了火。再加上她的神經緊張和焦急焦慮，有時真的會想為何可以跟她一起那麼多年。

阿儀從沒投入過我的世界，跟她唱卡拉OK，她只會敷衍唱兩三首。有段時間我熱愛行山遠足，她勉為其難的陪伴我去，但上山不久，就借口多多的說腿很酸痛疲累嚷著要回家，又或者多蚊多昆蟲擔心被噬咬後不知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到後來我索性獨自遠足，總好過聽她的嘮叨。

我其實是想一個跟自己有著共同興趣，價值觀，並行同一條路的人，而非一位社工或者護士。

Joyce又放了好幾段唱歌影片，當中更有一首是她自己的創作。群組其他成員提議她開直播演唱會，她回覆會積極考慮。至於我自己，也拍了好幾段唱歌片段，不過只供自己操練之用，獻醜不如藏拙，未敢在群組以至其他社交平台公開。

這大清早剛剛醒來，竟看到Joyce只發給我的私訊：

「我不懂如何開直播，有空來我家教教我嗎？」我自然是二話不說答應……

Joyce跟我的居所，相隔幾個鐵路站。這陣子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相當稀疏，我索性以滑板車代步，向她的閨房進發。

她正居住的屋邨大廈，是早年透過房屋署租者置其屋計劃，以折上折極廉宜價格購入的四人單位，她本來還有一位年齡相差十年的妹妹，但因性格反叛，跟已歿的雙親不和，一早已自行搬出，更斷絕了任何聯繫，連雙親的後事也不聞不問，現剩下Joyce獨個兒在此生活。

Joyce早陣子因為情緒病無法工作，積蓄已近耗盡，幸好一早購入了單位，至少不愁居住，兼且有較理想的人均居住面積，不用被調遷到較細小單位。

想到這裡，原來Joyce已經跟自己透露了很多私人事情，反而我自己很多過去完全未跟她透露過。那一刻Joyce對自己來說，已經是位完全可以放心交往的知心，然而我那些失敗的過去，根本連自己也不願再想起。

她剛打開木門，眼前景象嚇了我一跳，沒想過她的家會這麼紊亂，無可否認我自己也不太在意執拾，但一打開門看到地上鋪滿雜物，CD，結他譜，衫褲，甚至連女性衛生用品也展現眼前，我不禁怔住了。

我把滑板車摺起，嘗試找過地方安放，但發覺連容納這細小玩意的地方也沒有。最後她替我把車子放進廁所，可是她也要步步為營。她的居所，活像某個電視節目經常報導的垃圾屋，我自己也步步驚心，害怕隨時被小強鑽入鞋窩。

「真的被你的影片欺騙了，驟眼看還以為你的家很整潔。」我忍不住嘲諷她。

「不是呀！我正在執拾屋子，看看有什麼東西要丟掉，順便清潔消毒一下，我平時不是這樣的。」她似乎很在意我的嘲笑。

再仔細打量她的閨居，屋內的家居設施尚算齊全，單位分間了兩間房，其中那應該是她就寢的房間有個高身大衣櫃，理論上足夠容納她所有的衣物，但看她鋪滿地上的衣物的數量遠超一個人所需，當中更發現有男裝的，不論內外衣都有。

我臉色一沉，但她不知從那裡來的感應，竟向我解釋那些是父母親的遺物，她想永久地保存。我聽後心內輕鬆起來。

「不介意的話，我幫你手執拾。」我也不待她答允就動起手來，之後跟她一邊執拾一邊聊天。

「有跟你女朋友見面嗎？」

「疫情關係不肯見我。」

「還未準備結婚嗎？」

「未呀！」

在她那堆CD中，發現了一張從來未見過的專輯，是一隊四男一女，名叫「美少年戰士」樂隊的專輯，這樂隊名字從未聽過，但中間那個女的輪廓相當熟悉，再看看忙於執拾的她，除了專輯內那個身材較為圓潤之外，樣子近乎一模一樣。

「嘻嘻，被你找到這陳年東西。我是不是很肥呀？」她顯露出少有的活潑。

她的樂隊，原來出版過專輯，真的很厲害啊！

再看看身旁那束起了馬尾的她，穿起了無袖灰色T恤，啡色短褲，露出了尚算嫩白的雙腿。跟封套那個年輕的她相比，我反而覺得現在的她清秀自然，那時的她留了一頭過肩長髮，但那誇張的圓形大耳環和那略肥胖的身型，跟那髮型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我本想問她樂隊名字的由來，不過當發現大廳玻璃櫃內的美少女戰士figure後，已經完全明白了。

「站在我旁邊是我以前的男朋友，拍了超過十年拖，可惜.....」

# 19

Joyce跟志同道合的樂隊鼓手相戀近十年，那昂藏六尺的長髮猛男是她的初戀，本來一直感情穩定，更計劃了結婚，不過那鼓手畢竟具吸引異性的魅力，後來把持不住，搭上另外一位女子，一般的因外遇而分手的結局。但不知是否時間已經沖淡了一切的關係，她輕描淡寫得好像微塵般。但自此之後再沒有拍過拖，也不知是否這段初戀太過刻骨銘心的緣故。

說說笑笑，很快就執拾好了。今天她心情大好，活潑健談，兼常露出清爽自然的笑靨，她的情緒病是否已經痊癒呢？她跟最初在酒店所遇見的那個她，完全是判若兩人。

她談起最愛的美少女戰士時更流露出一顆少女心，沒被情緒病魔煎熬的她，原來有著可愛動人的一面。

她好奇的不住打量，明顯對我那輛小玩意產生興趣，躍躍欲試的，我見她興致勃勃，索性與她走到樓下公園試玩。她資質不錯，很快就上手了，更跟那些喜愛玩滑板車的小朋友沒兩樣，踩完一圈又一圈，完全沒有倦態，更好像完全忘掉了找我來她家的目的。

但看著她玩耍時的天真爛漫，我有種異樣的想法，希望時間可以停留在這一刻，凝住她現在的樣子，於是我偷偷拿出手機拍了照和短片。

轉眼間已到黃昏，大家的肚子已經發出警號了。Joyce說想我試試她的廚藝，反正現在沒有晚市堂食，我又不太喜歡外賣，難得有餐住家飯，最好不過。

看她在廚房內的手忙腳亂，明顯是典型因為疫情而誕生的新手，之後我坐在梳化等候，很快就從廚房傳來了熟悉的腐乳香味，我立即飛奔回廚房，引證到真的是我最喜愛的腐乳通菜。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通菜？」我忍不住讚嘆。

「我也喜歡吃通菜呀！」我們相視而笑，一切好像盡在不言中。

可惜就因為我們剎那間的內心深處交流，那斤通菜變黃了。

「黃了就不要吃了。」她看來有點失落

「我很肚餓，我不介意。」原本我絕對不會吃那些炒黃炒乾了的菜，但今晚為了她而破例，我鯨吞了大半碟，她流露出感激的眼神。

我們一路吃飯，一路收看著電視的新聞報導，關心最新的疫情情況。原來她跟我想法一致，一旦受到感染寧願在家隔離，也不願被運送到那些連吃飯也弄不好的隔離營。

「我們都是獨居，看來要互相照應了。如果你受感染，我就替你購買物資。相反就要你代勞了。」我提議她。

「好呀！當然最好是大家都無恙，但如果我們同時間中招就唯你是問！」

「怎麼？可能是你傳染我吧！」



「好呀！我們如果一齊感染，時間上先中招的，以後就要照顧後中招那個，好不好？」

活像一對恩愛夫婦的打情罵俏。

吃過飯後才猛然想起做直播一事，但少運動的Joyce經過剛才的滑板車玩樂，身體已經很疲累，小腿疼痛酸軟，想早一點休息，最終決定明天再來教她。

明明很快就會再見面，但離開時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我推著滑板車離去時，Joyce還再三叮囑路上小心。我踏車歸家的路途上，腦海還閃過不少非分幻想.....

翌早突然下起傾盆大雨，但好勝的我，穿起了黃色雨衣，仍堅持踏車到她那裡，大雨沖走了鬍熱，兩點滴滴答答打落我身，產生一種莫名的快感。

雖然小心翼翼，但還是跌了一交，膝蓋給弄損了，但沒有任何藥物膠布在身，也懶得到藥房購買，索性繼續行程。

Joyce看到我狼狽的樣子不禁失笑，她跟阿儀不同之處，是有著一種從容，換轉是阿儀看到了我現在的模樣，那種過分緊張症就會發作，她會當我如斷手斷腳般，強迫我要立即看醫生，覺得我隨時被破傷風食肉菌之類感染，這種無謂的擔憂，弄得我也變得神經兮兮。Joyce的性格理論上不容易患上情緒病，唯一可能的最大原因，就是過往的一段情，她用情太深，衷心希望她的抑鬱症不會再復發。

Joyce今天穿了一條碎花長裙，剛巧阿儀也有著差不多同一款式的長裙。

「你不是說過不喜歡穿裙子嗎？」

「我突然間想試試穿裙子，不好看嗎？」

「好看。」我不是故意奉承她，是真心覺得好看的。她跟阿儀都有著清純樸素的容貌，穿著這類碎花裙會很好看自然。

「今天我們唱足一整天。」Joyce原來已經一早預備好，譜架架起，結他譜已經放好。

在卡拉OK熱潮浸淫長大的我，很少跟隨真樂器伴奏唱歌，記得過往在校園參加的歌唱比賽，都是自備純音樂錄音帶伴奏。當我一看到Joyce拿出結他，我的心跳突然加快，害怕不懂跟隨，拍子拿捏不好，在她面前出醜。

不過Joyce很有耐性的指導我，她叫我一路看著結他譜，她自己就數著拍子，好讓我準確地入歌，之後再用她那纖細食指，逐個歌詞的指著，引領我準確地跟隨到拍子。

可惜我不知是否太緊張，總是有些甩漏跟不上，當她一聽到我的失誤，就會輕輕的用手打我大腿，兼輕嗔薄責兩句。

再聽她自己的獨唱，感覺到她对唱歌的熱情認真，以及我跟她在水平上的分野。

「其實你聲線不錯，唱得也有感情，但你不懂用腹式呼吸，太多喉嚨音了，高音你又衝不到上去。」Joyce突化身歌唱比賽評判，樣子更帶著嚴肅。

「不如你嘗試一邊踩滑板車一邊練歌，對你在運氣上會有些幫助。」想不到她這麼具創意。

之後我們繼續唱歌，但相對於先前的氣氛輕鬆，而我亦學會跟隨她的結他伴奏，不用她再提示。唱歌的時候偶然想起那一晚在土瓜灣海邊合唱的情景，她那晚的樣子跟現在比較，多了一重沉鬱。現在明顯多了笑靨和鬆弛，展現出本來到了這種年紀已一早被埋藏的少女心，和一點點的傻氣。

我們好像在公園那一晚，唱了不少我們那個年代的經典合唱歌，感覺到我們的身子靠得很近，還嗅到

她秀髮飄散出的香味，她同樣束起了馬尾，一頭黑髮充滿光澤，更看不到任何白點。

那個年代有一首經典合唱歌，是一套電影主題曲，叫「停不了的愛」，原來她跟我一樣，是至愛金曲之一。我們反覆唱了又唱，意猶未盡。

Joyce道出她過往常與前度合唱這歌，還一起參加歌唱比賽，用它作參賽歌。

在我們合唱的過程中，常常四目交投，她目不轉睛的，眼神滲透出一種異樣的神采，而我起先想躲開，很來索性不躲了，手更不規矩的搭在她左肩，之後更向下游，碰到了她身體上聳起的部分。

「來吧共我熱吻，珍惜短短緣份.....」來到這歌的尾段，彼此已近乎面貼面，大家都被燃起了一些慾焰。但很戲劇性的，我的電話響起了。我下意識是阿儀，但掏出手機一看，卻是阿儀的媽媽.....

# 21

趕到阿儀的家，她已經清醒過來，但仍無法自行站起，手部動作僵硬，只見她雙眼低垂，嘴角還殘留白色泡沫，臉色發青相當難看。

伯母說她在廁所如廁時突然暈倒，幸好她正在家中，立刻打開廁所門扶她臥床休息。

阿儀反覆不斷說自己沒事，但口齒不清，之後更有點語無倫次的，說要更衣趕上班，忘記了自己已經一早賠了代通知金離職。

伯母看得出情況不妙，她先前想叫救護車送她進醫院，但阿儀堅持不肯，說害怕在醫院會感染新冠，又當自己是個醫生，說只是因為睡不好，休息一會就無事。

我再三勸她趕快到醫院，但她仍死不肯聽，更發現到她的褲襠，濕了一大片。我感覺到再這樣糾纏，隨時會有嚴重後果，結果我不理她的大吵大鬧，拿起手機打999。

救護員到場時她仍然清醒，懂得回答救護員的提問，但進了醫院後情況急轉直下，在ICU內昏迷不醒，上血壓更暴升到250，情況相當危急。

阿儀最終保住了性命，但仍然未清醒過來。我們得知她中了風，是出血性那種，即俗稱的爆血管。

原來阿儀得了血壓高這計時炸彈，更終於引爆了，但無論是她，伯母還是我，完全不知道，也沒想過她這種年紀會有血壓高。她不煙不酒，飲食清淡健康，除了性格較為緊張焦慮和缺乏運動。

但很可能就是引發她高血壓的主因。

可惜因為疫情，我們無法探望她，親睹她的現況，只得悉維生指數穩定，血壓回落到140左右，但仍未甦醒。

我在What's

app開了一個群組討論阿儀的最新情況。成員除阿儀家人之外，還包括阿珊，她已忘記了先前跟阿儀的磨擦。她常打來給我哭訴，害怕失去這個知心好友，我只能公式地安慰她。

我心情也好不了多少，六神無主的，想不到有何方法可以幫到她，唯一做過的，是到廟宇替她祈了福。

不知是不是真的有神明庇佑，數天後她終於甦醒過來。醫院來電通知時，順帶詢問我們可否讓醫院員工替阿儀雙手綁到床角，他說阿儀醒來後，身子翻過不停，大吵大鬧，醫院擔心她會弄傷自己，所以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為此在群組產生一些爭論，阿健不贊成她被綁起，認為會損害她的尊嚴，但我就覺得安全最要緊，若果她一個不小心跌下，頭又剛巧著地的話，對一個腦部出過血的人，隨時有致命後果。

這天我跟阿珊和伯母，與阿儀的主診醫生會面。那年輕女醫生告訴我們，阿儀腦部出血的位置，是管轄智商的，換句話說，她的智力有機會因此而受損。而醫院將會安排一連串物理和職業治療，以協助她恢復自理能力。

好不容易才等到這終於能夠見她一面的一刻，我們四人齊集阿儀家中，時間一到了就打開我的手機，準備視像探訪。

「我很悶呀！醫院無靚仔醫生看呀！我要走呀！」一個天真爛漫的熟悉臉孔在手機屏幕出現.....

明顯瘦削了的阿儀，說話的速度遠比過往緩慢，當然這所謂的緩慢是相對性的，現在的說話速度，其實跟一個普通人相若。

臉容雖然仍帶點憔悴，但她心情似乎很不錯，說話滔滔不絕的，只是有點咬字不清。

當然，我們從跟她的對話中，已經無法否認一個既定事實，她甦醒後，已經銳變成為一位小女孩。

她抱怨醫院內沒有人跟她玩耍，太早關電視累她無所事事，又不讓她落床走動。此外，她三番四次問我們今天星期幾，回答她不到兩分鐘，又會重複再問，幸好她還未至於如電視劇的橋段般，連身邊人也完全忘掉。

由於已經甦醒，和生理上的情況漸趨穩定，醫院很快把她搬進療養院，亦開始了密集的物理和職業治療。而阿儀所需的日常生活所需物資，有賴伯母風雨不改送上，但由於禁止探訪關係，她只能在病房門口按鐘，讓醫院員工替她傳遞。

直到她出院前，我們再做了兩次視像探訪，但記憶力似乎沒有顯著的改善，跟她說過的話會很快忘記。而行為上，跟一個七歲小朋友沒兩樣。

這段日子自己的心情，也不知怎樣的描繪，阿儀出事之後，我腦海不斷閃過過往跟她一起的片段，有喜樂有憤怒，但大致上都是愉快的，她的確很疼愛關心自己，只是這種愛比較高壓，間中令我喘不過氣來。

但無可否認，直至目前為止，阿儀是全世界對我最好的人，但又要承受我的自私無能。她一路以來的神經質和現在遭遇到的不幸，是不是我連累她呢？

我還要有那麼多怨言，更甚的，心裡面有了另一個女人。我爸爸拋棄妻兒，扼殺我年輕時代追尋自己夢想的機會，自此非常憎恨這類人型物體。

但想不到，我似乎正複製著這渣男之路。

這陣子跟Joyce只有短訊上的聯絡，我們互相分享新崗位的點滴，我如實告訴她阿儀的情況，她從文字中處處流露出關心，主動傳給我不少有關處理中風病人的網址連結，她提醒我那輛滑板車還在她家，並把它清潔消毒過，還貼心的以膠袋包好。

我暫時沒有什麼心情碰這玩意，所以回覆不用還給我，就當作生日禮物送給她。

一個月後，阿儀終於出院了，但因為新工作地點人手緊絀，那天無法接她出院。直到這個終於可以放例假的星期四，懷著期待的心情，上到她家.....

## 23

伯母打開大門，樣子相當憔悴，好像幾晚無睡過一般，聲音沙啞。

阿儀撐住拐杖，從睡房步履蹣跚的步出客廳，眼神迷茫，身體僵硬。

「今天星期幾呀？」她出院後跟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腦海泛起了一些混亂和悲慟，更預感到我們將來的關係會有核心上的變化，再難維持正常的戀人關係。

「妳身體好點嗎？」

「我想看電視，我想看電視.....」

我打開了電視之際，她又重複的問我今天星期幾。

電視正播放火熱組合鏡仔有份參與的遊戲節目，阿儀一看到鏡仔，變得異常亢奮，手舞足蹈。

「好靚仔，好靚仔.....」她突然間變成了鏡仔的應援團成員，但中風前的她，對歌影視紅星完全不聞不問。

阿儀的模樣使我手足無措，一時之間來不及反應。

伯母說她變得很健忘，完全記不起最近發生的事情，包括為何要進醫院。不過她對於久遠的事情卻記得一清二楚，她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約會做過什麼，最近一次旅行到過那裡，跟腦退化症的情況相當吻合。

她現在還有著失禁的問題，需要穿著成人尿片，洗澡洗頭要依賴伯母協助。而每逢星期二和五，會到一所醫管局外判的社福機構進行物理治療。

阿儀吃晚飯時仍然目不轉睛的盯住電視，她不折不扣變成了一個電視迷。

之後阿儀的情況開始有點起色，失禁逐漸改善，走路也無需再依賴拐杖，亦可自行梳洗，然而在行為上，跟出院時分別不大，每天一睡醒就看電視，看累了就倒頭大睡，除了那兩天的物理治療，基本上足不出戶。

這絕對不是理想的情況，我軟硬兼施的多番嘗試帶她出外，但她總是哭哭鬧鬧的拒絕，多多借口的說物理治療弄得她很累。看過醫院的心理醫生，情況沒多大改善。

靈機一動想起Joyce重返職場後，顯著改善了抑鬱情況，剛巧有位老朋友的公司有兼職空缺，工作性質類似她先前的工作。阿儀本質孝順，我動之以情說你每天這樣呆在家會大大增加伯母的負擔，兼且只靠丁點的傷殘津貼應付不了日常開支，再不工作就會坐食山崩。

她終答允到我朋友工作的公司面試.....

面試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老朋友在面試後說下星期一可以上班。

我並不期望她會做得很久，但肯踏出家門上班，對她的康復進度來說相當重要，可惜結果不似預期，她上不了一星期班就不幹了。

老朋友說她相當健忘，吩咐她做的工作很快就忘掉了，不明白地方又不懂發問，時常發呆，有時更在辦公室內昏睡，老闆娘見到她的情況頗有微言。阿儀的自尊心很強，星期五就跟老朋友說辭職。

我承認這次真的操之過急，她的情況跟Joyce完全不同，我絕不應該照辦煮碗，這一刻，我害怕阿儀會因此失去僅有的信心。很遺憾，她真的倒退回返工之前的宅女躺平狀況，更一度拒絕跟我見面。

阿儀中風後的情況，再加上新工作崗位的不順利，弄得我心力交瘁，身體上又多了點毛病，常常覺得疲累口渴，尿頻情況越來越嚴重，此外腳掌還有莫名痛楚。

我是個諱疾忌醫的人，再加上保安這工作常常要站立，工時又長，腳痛疲累是等閒事。

但最終我還是聽從了一位已經在我心內佔據重要位置的人的叮嚀，Joyce從短訊得悉我有這樣的情況，立即來電慰問，她罕有焦急的不斷催促我看醫生，我不知怎的，心悅誠服地遵從她的建議立即預約，最終證實患了糖尿病。幸好算是早發現，早晚只需吃藥控制血糖，否則會不會截肢，或者有其他併發症，實在很難說。

在這裏，衷心感謝Joyce那一次及時的緊張。儘管我暫時無法跟她再進一步，我還是當你是我最好的知心。

之後Joyce還有一次緊張帶著類似的緊張來電，那是我終於失了守，中了新冠，告訴她的一刻。

最終還是我比她先感染，但她身體似乎有些特殊抗體，直至現在，她還未感染過新冠。

相反阿儀對於我感染新冠，沒有太大的反應。她過往對疫情怕得要命，甚至幾乎因為害怕受感染，耽誤就醫因小失大，丟失性命。但現在的她，卻好像毫不在乎般，換轉過往，一定緊張得失控。

因為疫情已經持續了好一段長時間，我已一早預備好足夠糧食，隔離的七天總算不愁飲食，但一個人在家著實百無聊賴，總要找些打發，於是自然地，打開手機的串流式唱起歌來。自從阿儀出了事再加上上班的關係，已經好一段日子沒有唱歌了。

我還作出了一項突破，就是把唱歌的片段，公開的上載到分享平台，這是過往沒膽量做的事情，但到了現在不知怎的有了這股勇氣。之後更跟Joyce分享了，她稱讚我歌藝比先前進步，歌聲多了點味道。我少了唱歌，但反而進步了，也不知道她是純粹想鼓勵我還是什麼！

一個人呆在家多了不少思前想後，特別是跟阿儀的關係應該如何維持，當中更有不少現實環境的考慮。好像我現在得了新冠，幸好是病情輕微，但若果不幸病況嚴重呢？我可能無法起床造飯，沒人照料的話，我豈不是會餓死？她現在的思想行為跟小女孩無異，覺得跟她的關係，像兩父女多於情侶。

可是我絕對不能忘恩負義拋棄她，假若伯母跟隨了世伯仙遊，而我又不再理她，她孤零零一個沒人照



顧，她平生沒做過壞事，這樣待她太殘忍，太不公平了。

但跟Joyce那種特有的共鳴，和她對自己那種特殊的關切，心裡實在無法壓制得住某些情感的泛起，可以令我憧憬婚姻，有信心的跟她長相廝守。

相反阿儀卻從未帶給我這種對結婚的渴望.....

我辭掉了商廈的全職保安工作，之後再以兼職形式，彈性地同時跟幾間保安公司合作，以每個月返二十日上班天數為限。一方面想抽多些時間陪伴阿儀，看看能否使她積極振作一點，二來從一些糖尿病友分享的故事，原來做運動對控制血糖頗有幫助，我買了一部新的滑板車，堅持每星期一百五十分鐘的踏滑板車，之後的覆診驗血，慶幸有不錯的效果。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想重拾夢想。我的唱歌片段在分享平台有不俗的反應，香港的主流價值不鼓勵夢想，有時甚至可以說是有點歧視，何況我現在的年齡，若果跟人說我要追夢，一定換來無數的恥笑。

然而夢想卻是我重要的生存動力，無疑追夢應趁年輕，但我的年少時代，為了現實環境，被迫暫時的擱棄了夢想。但到了今天，雖然事業上當不了高薪厚職，但這些年來養成的節儉習慣，總算令經濟上有了一點點的鬆動。

我確診隔離的那七天，深深醒覺到，原來那唱歌的夢想，還未完全熄滅，再加上Joyce這個助燃劑，重新地燃起這火焰。

我希望趁著自己還算有點健康，替自己爭一口氣。兼且希望以身作則，重燃阿儀的生存動力。

有類似想法的，還有Joyce，她每天下班後，一定抽空練歌。這個共同的目標，使得我們自然地多了見面，一起練歌，和一起踩滑板車。而每次見面的時候，她好像很關心阿儀的情況，甚至有一次說想跟她見見，不過我沒有答允。

雖然多了時間陪伴阿儀，可惜她依然故我，封閉在自己的孩童國度，電視和床是她最重要伙伴，她甚至試過扭計不願下床吃飯，或者因為伯母要她幫手家務而哭喊。

那道銅牆鐵壁越來越鞏固，我的想法，似乎一廂情願。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終於肯間中跟我到樓下公園散散步，探望水池內的魚龜。散步時她常跟我分享物理治療中心的人和事，中心有時有繪畫堂，或者學習一些手工藝，她會雀躍的跟我分享她的傑作。

但無可否認跟她一起時的感覺已經徹底改變，現在我跟她說話的語調，跟哄小孩子無異，那種漸漸生成的角色混淆，使得我待她如親生女兒一般，仍舊是親暱，但本質上已經徹底地改變。

之後過了一段相對較平穩的日子，每個月接兩三個盤，大約返二十天工，放假的日子就上阿儀家，陪她到公園走走，吃晚飯，我漸漸習慣跟她那種父女般相處的模式，也不再強求她能徹底復元，總之健康上不再惡化，已經心滿意足。也許上天見她上半生勞碌擔憂，下半生就讓她重拾童真優閒。

至於跟Joyce的約會，自然離不開歌唱方面，我們更開創先河，一路踏滑板車一路練歌，穿梭於鬧市之中，笑笑唱唱好不歡愉。

每次見面，她仍很關心阿儀的情況，而我會如實地告訴她。

我漸漸覺得跟Joyce的關係，好像昇華到超越了戀人的層次，銳變成紅顏知己，但之後一樁小事情，卻推翻了這項假設.....

Joyce說家中的床褥爛了，需要更換，想我陪她選購，我們到她居所附近商場的一間傢俱店挑選床褥。

我們以最近慣常，大約相距半米的距離步進店內。儘管最近跟Joyce的見面多了，一起踩板車練歌時氣氛也很融洽，但自從阿儀出事之後，我對她好像有一點避忌般，並行時刻意跟她保持距離，亦儘量避免任何身體接觸。那一天在她家唱歌時的情景，我還記得一清二楚，更經常回味，若不是伯母剛巧來電，我跟她，可能已經越了軌。

店內只得我們兩位客人和一位女店員，疫情令到生意淡薄，那女店員見有客光臨，自是殷勤招待。Joyce試了好幾張，仍有點心大心細，不停地問我意見。那女店員見狀，可能想儘快開單的關係，忽然插嘴道：

「你先生都可試試看！」

「他不是我先生，只是舊同事。」我完全估不到Joyce會這麼在意。

我假裝若無其事，但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酸澀。那女店員，從她的談吐和產品介紹之中，看得出不是新入行。她對觀察顧客有著一定程度的經驗和心得，我跟Joyce的互動有著一定程度的默契，所以才誤會我們的關係。

但聽到那女店員說這話的一剎那，腦內泛起一種盼望，希望我跟Joyce，真的是一對夫婦，這種心底空群湧出的盼望，我完全無法止得住。可惜Joyce的即時反應，粉碎我那短暫的美夢。

我還未猜得透她當期時的想法，當然我明白到，要跟她再進一步，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總不能讓她當第三者，又不能拋棄阿儀，儘管她已經變成了小女孩。

那天我跟阿儀到公園漫步，由於她的記性仍比較差，我會經常借故考驗她的記性她，例如問她剛才吃了什麼，或者在治療中心玩過什麼之類。她有時會記得，有時又會記不起。

我們在公園的人工湖畔如常觀賞魚龜，那時我不記得說了些什麼，之後就問她：

「你記不記得我和你的關係呀？」

「記得，你是我老公。」

就是這一句話，我發誓我永遠不會離開她。

疫情逐漸緩和，市面亦慢慢回復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那次買床褥的尷尬事件，還是阿儀那次在湖畔的回應，這陣子沒跟Joyce見過面，甚至連短訊也少了很多，起初還會問她有沒有練歌，但她常常已讀不回，我只好暫停我們的聯繫。

阿儀的情況出現了一些突破，她願意跟我到較遠的地方，而不是在家附近。這個臨近情人節的星期天，我帶她到尖沙咀逛街。

我拖著她的手，重遊那些過往經常閒逛的商場，但時移世易，很多店舖已經捱不住結業了。

她還記得那些吉舖先前經營過什麼生意，也記得跟我到過那間食店光顧，味道如何，以至發生過什麼趣事，仍然清晰記起。她的短期記憶力仍未恢復，但長期記憶卻絲毫無損。

不知不覺間跟她逛到天星碼頭海旁，耳邊隱約傳來歌聲，先前因疫情無法展示歌唱才華的街頭藝人，紛紛重拾咪高峰，再踏舞台。

阿儀倚伴著我，停下來欣賞表演。換轉過往，她沒有這樣的耐性雅興。

「呀！那個塞錢給你的女人在唱歌呀！」阿儀一手把我拉扯到Joyce面前.....

Joyce尷尬地一笑，之後跟阿儀打過招呼。

「姐姐唱歌好好聽呀！」阿儀重覆的稱讚Joyce。

我感到自己的臉頰熱燙，有點想快些離開的衝動。反而阿儀聽過Joyce的歌聲後，好像著了魔般不願離去。

「我老公唱歌都好好聽㗎，不如你們合唱一曲。」阿儀竟然當面要求Joyce跟我合唱。

「好呀！」Joyce竟一口答應，並示意我站在她身旁。這一刻騎虎難下，現場觀眾又不斷的推波助瀾，我已經沒有任何拒絕空間。

「不如，就唱這一首。」Joyce的結他譜，停留在「停不了的愛」那一頁。

短短數分鐘的合唱，我只顧盯住結他譜，我不敢跟Joyce作目光上的交流，更不敢跟阿儀對望，我好像做了虧心事般。

唱罷後換來如雷掌聲，但我腦海不斷浮起跟Joyce以往一起練歌的片段，一直到送阿儀返家，還未完結。

阿儀的好轉曇花一現，之後倒退回早陣子的狀況，嗜睡情況變本加厲，也不願再外出，探望她的時候，她總是昏昏欲睡的。但覆診時醫生卻說問題不大，之後照過磁力共振，亦未發現腦部有異常問題。

事到如此，我只能儘量保持平常心，亦作了一些心理準備。伯母自阿儀出事後費盡心神，容貌蒼老了不少，本來活躍好動的她，更變得沉默寡言，身體機能明顯差了。我只希望到時我還有足夠的健康體魄，不會自身難保，照顧好阿儀。

但不知是否糖尿病影響，還是所謂的長新冠問題，我的記性，也越來越差，有時連每天都要做的事，例如刷牙，也曾經忘記過，人也好像遲鈍了，有時會手腳不協調。年紀大，難道真的會機器壞？

Joyce會不會有著同樣的情況呢？她跟我一樣都是獨居，如果在家有什麼突發事情例如暈倒，會不會因為失救，而撒手人寰呢？阿儀至少還有媽咪同住，但Joyce跟我，有著更高的家居風險，我們其實應該要互相照應。

我再次跟Joyce約會，她也一口答應，不過今次是純粹吃晚飯，她一如過往，見面第一句就問我阿儀的最新狀況，之後跟她說我最近的身體狀況，這時她才透露她有了高血壓，而最近胸口位置更有些隱隱痛，已經排期照心電圖。我強烈建議她遵循世衛的健康指引，每星期進行一百五十分鐘中等強度運動。

我們再次定期約會踩滑板車，但由於市區已回復人山人海，我們轉戰到沙田一帶的單車徑，當然我們絕不會忘記唱歌，同樣的一路踩一路唱。Joyce在運動後沒有任何不適，相反臉色相對於以前更紅潤。

這天我們一路從沙田踩到大埔，中飯時間找間茶餐廳填飽肚子，我們說說笑笑，飯不知不覺就吃完了。

· 準備結帳離去之際，茶餐廳的大電視，吸引了我們的注視:

「中年超級巨星即將開始報名，歡迎三十五歲以上，仍懷著不滅歌星夢，想一展所長的朋友參加，詳情請掃以下QR Code.....」

我跟Joyce討論應否報名參賽，Joyce表現得很雀躍，很想報名的樣子，反而是我有些猶豫，我已很久沒比賽過，雖然近來恢復了練習，但好像還欠缺些什麼，我想，可能是信心吧！

我借口說這些大型歌唱比賽很依賴強勁後台，怎知Joyce這樣的回應：

「我就是你的後台！若果我們一起參賽，我們就是彼此的後台。」

這個比賽會先來一個被稱為海選的過程，但在入圍海選之前，需要上載一段唱歌影片供評審挑選。

為了拍攝影片，我奉獻了我的第一次，到街頭表演，並即場攝錄，直接以表演片段上載供大會選拔。為了吸引評審的眼球，我們捨棄普通busker的一般風格，沒有台風衣著簡約，靜靜的以結他伴奏唱歌。我們打扮到跟正式歌星一樣，穿起從淘寶購入的歌衫，改以卡拉OK音樂伴奏，即席載歌載舞。

我跟Joyce有著同一個心念，反正人到中年時日無多，已經沒有什麼顧慮，沒什麼可以輸，倒不如趁這機會放盡來玩，好讓自己沒有遺憾的離開人世。

我想，我現在有這樣的勇氣，除了來自Joyce的鼓勵，還有更大的原因來自阿儀，我要以身作則，幹一些成績出來，好好鼓勵她讓她振作。況且從現實角度出發，我若果真的可以揚名立萬，賺到豐厚收入，我倆的晚年，才沒後顧之憂。

我跟Joyce順利殺入海選，但大會要求海選的參賽歌曲，不可以跟先前上載的歌曲重複，我們唯有再行挑選。

Joyce說很久沒到過卡拉OK，反正需要選歌，於是跟從她的提議。

最終我選擇了克勤的「當找到妳」參賽，我想憑歌寄意，想不分先後的唱給你和阿儀聽。

Joyce也認為我適合演繹這歌。至於Joyce，她挑選了Connie的「相逢在半生。」

她說唱這歌時有種莫名的感觸，特別是以下幾句歌詞：

「怎麼不跟你早相親，過去各在長路打滾，虧空多少情緣愛債，今相逢在半生……」

其實感觸的，又豈止是你？

我們大清早到了電視臺，但已經大排長龍，原來直到中年還發著歌星夢的人，多不勝數，我腦海想起星爺某電影的金句：

「沒有夢想跟一條鹹魚沒分別。」

為了不想做鹹魚，大家都施盡渾身解數，標奇立異之輩也不少，但大多不超過十秒就被叮走。我跟Joyce當作趣劇來看，借此舒緩心裡的緊張情緒。

Joyce說昨晚睡得不太好，樣子更顯得有點憔悴，我跟她說說笑話，她回報微笑，但笑得有點生硬。

但其實，我比她更緊張，也許內心真的有著沉重包袱，背負了很多東西，包括個人的成敗榮辱，阿儀的將來等等，有種許勝不許敗的壓力。雖說沒有什麼可以輸，但若果再輸，我基本上一生的成敗，不用蓋棺已可作總結。這些排山倒海的思緒，使得我整個人崩緊起來，先前是我安撫身旁的Joyce，但後來反倒要她鼓勵。

而在思緒仍未平復之際，大會宣佈我的名字，輪到我上台參賽了.....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短短的十數秒就要下台了，事後還被評判們批評得體無完膚，什麼音準拍子有問題聲線生硬之類，總之是一大堆的負評。

相反Joyce演出穩定，她畢竟比我多很多公開演唱經驗，評判稱讚她感情真摯，聲線具感染力等等，甚至說聽到幾乎要哭出來，跟我有著差天共地的分野。

但無可否認評判們說得很對，她聲線的細膩，著實令人動容，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真感情的釋放。至於她這感情釋放的對象，我實在不敢深究。

我發了短訊給到了洗手間的Joyce，說我有事先走。我垂頭步出電視臺大堂，一把熟悉的聲音呼喚我。意想不到，在這裡會跟Jason碰面，原來他也是海選參賽者之一。

跟他寒暄了幾句，得知他跟我一樣，轉換了做替假兼職，又同朋友合作創業，做集運生意。但跟我和Joyce的參賽目的不同，他純粹借出鏡機會從而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幫助生意，唱歌對他來說只是生意上的輔助工具。

Joyce驚訝Jason會在電視臺出現，兩人一重遇就旁若無人地說過不停。Jason的目光沒離開過Joyce，而Joyce的眼神雖未至於含情脈脈，但透射出的光芒和言談間的投契，很難說服到其他人他們單純是舊同事。

我甚至跟他們道別，他們也不大理睬。

心情十分低落沉重，我獨自一人步出電視臺，漫無目的亂行，腦子同時間無法控制地，出現很多思緒。

想起在酒店工作的時候，他們也有著類似的投緣，只不過當時對她的感覺，還未去到現在的程度，未算上心。但到了此時此刻，特別是經過那次陪同她購買床褥，我對她已幾肯定絕不是純友誼，或她那次所講的舊同事關係。

她跟Jason的關係又如何呢？離開酒店之後，他們有沒有約會過呢？我曾經試探過，問她有關Jason的近況，她清楚地回覆跟Jason剛才跟我透露近況相若的答案。但那又如何呢？我根本無權干涉Joyce跟Jason的來往。

Joyce歡天喜地發短訊給我，一如所料，晉身準決賽。但她同時間提到Jason同樣晉級。

我在家無限重唱「夢醒時分」，不論對Joyce或者唱歌，我想現在就是夢醒時分。

這天在阿儀家中，陪伴她看電視，那中年超級巨星的鋪天蓋地宣傳，使得我有點納悶。我沒告訴阿儀我曾參賽過，但她卻三番四次問我為何不參加，我胡扯籍口說要上班沒時間練習，她就天真地回應把工辭掉就可以有時間唱歌，弄得我啼笑皆非。

Joyce主動發來短訊分享比賽流程，各入圍參賽者需要接受一連串密集歌唱技巧，舞蹈台風等訓練，之後又要馬不停蹄的宣傳，弄到身心俱疲，幸好跟其他參賽者很快熟絡，更成為好朋友，在大家互相鼓勵之下，好像忘掉了一切疲累。

她更告訴我她的宣傳片段即將出街，但就沒提過Jason一句。

各參賽者的宣傳片陸續登場，Jason的樣貌不知是否經過人工智能修飾，比真人帥氣得多，但那些刻意的騷首弄姿，使我有點倒胃口。他說參賽的主要目的是想圓夢，台詞陳述他年少有個歌星夢，但因家貧未能完夢，現在算是事業有點成就，是時候重拾昔日的夢想。

對他的宣傳片，我一笑置之。但反而擔心Joyce那段片，會不會跟Jason一樣，欺騙觀眾呢？

「Joyce姐姐呀！Joyce姐姐呀！」阿儀興奮得手舞足蹈.....

第一次看到化了淡妝的Joyce，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成熟魅力，兼有一種脫俗的感覺。但最難得的是她說實話，不介意在屏幕前跟百萬觀眾公開自己曾經有過抑鬱病，更說希望透過參賽，讓更多人明白這病可以痊癒，可以如常人般的追尋夢想。她更特別多謝一位好朋友，使她有勇氣重踏舞台。

阿儀不斷讚美Joyce很漂亮，又好奇那個是她的好朋友。當然在我心中只有兩個最接近的答案：一個是我，另外一個就是.....

Jason有支持過她嗎？我不知道，也管不著。但我相信只有我花過最多時間跟她練歌，更何況Jason人格有點問題，如果Joyce選擇跟他一起，我實在是百萬個不放心。

這個專為中年人而設的歌唱比賽，模式類似近年的比賽，參賽者不能一歌走天涯，無論快歌慢歌，粵語國語或者英文歌，通通需要嘗試，兼且要公開地面對評判尖銳的批評，這種模式絕對可以測試到準歌星們的真正歌唱實力，以及他們的心理質素。

準決賽總共有40個單位參與，比賽以淘汰方式進行，大會架設了十個關卡，以不同的歌曲主題考驗參賽者能力，之後會根據評判團的總分數，累積最低分的兩位參賽者將會被淘汰。

準決賽透過錄播方式進行，但去到總決賽就會現場直播。

第一集是自選歌曲關卡，Jason先在這一集露面，並選唱學友的歌曲，還以他穿著過的同款皮褸作戰衣。他確實真人不露相，跟他共事多年從不知他有著如此好聲音。但他醉翁之意不在此，一方面替他可惜，另一方面覺得他利用唱歌作為生意工具，實在侮辱了音樂這一門藝術。

之後的參賽者之中，有好幾位似曾相識，記憶中是一些三四線歌手，出過唱片。到了節目的尾段，Jason的分數暫時位居於中游位置。

因Joyce會在第三集才出場，故沒收看第二集，反而阿儀就相當著迷，坐定收看，之後更揚言若有下一屆就要參賽。她現在滿口戲言，我也懶得回應。

Joyce終於隆重登場，她穿起了那一天我們在街頭表演時所著過的戰衣，以慧嫻的「痴情意外」比賽，這歌使我想起那一年在尖沙咀，她就是憑演繹這歌吸引住我。除了歌聲依舊動人，她現在的一舉手一投足，更散發出巨星風采。

結果她以最高分數順利通過第一關，而Jason就以第八名完成。

接著他們順利通過之後兩關，現剩下34位參賽者。

下一回合，將會比試合唱歌，不出所料，Joyce跟Jason，會成為一對.....

# 31

他倆手拖手出場，鏡頭掃向觀眾席，見到台下觀眾不少舉起了刻有他們名字的燈牌。其實Joyce曾經問過我會不會到現場替她打氣，但我推搪說要照顧阿儀和撞正上班時間，未能抽空，只公式地以兩個代表加油的emoji替她打氣。

她現在已經有不少粉絲，再加上Jason的陪伴，我是時候功成身退，再看看他倆其實挺合襯，只希望Jason跟她一起後可以浪子回頭，特別是那好色的劣根性，一定要戒掉，我不想Joyce再受傷害。

還有的是，不要以「停不了的愛」做參賽歌，這首歌是我跟Joyce獨有的回憶，不容其他男人跟她合唱！

結果他們揀選了學友跟慧嫻的「接近」，儘管是達成我小小的心願，但這首來自一套舊電視劇的主題曲，充滿甜蜜意境，他們四目交投含羞答答，活像熱戀中的情侶，而Joyce歌聲中滲出的柔情似水，弄得在電視機前的我，滿臉通紅。

但都是那一句，除了呷醋，我不能夠，亦無資格去做任何事去干擾他們的發展，我不是真正的單身。再看看身旁阿儀的天真爛漫，甚至間中的搗蛋，我已經不能跟她如普通情侶般的相處，更遑論有什麼親密行為，她變成了我的女兒，兼且很大機會永遠長不大。

我現在，其實比單身更單身。

評判們也有著類似我的觀感，評判之一的肥爸更當面質問他們是否熱戀中，他們只尷尬地笑著，而比賽後網上亦傳出類似緋聞，說兩人參賽後互生情愫，更有人起底知悉他們曾經是舊同事，但奇怪為什麼那班起底組沒提及過我一句。

我沒有向Joyce求證真偽，因為我不知道用什麼的身份，又或者根本只是宣傳技倆，不用過於認真。

那算是一點點的自我安慰吧！

Jason在國語歌環節，因為嚴重失準拖低了累積分數而被淘汰，他明顯不擅長演繹國語歌，甚至咬字發音也有問題。而Joyce就以大熱姿態，殺入總決賽。

總決賽跟準決賽在淘汰方法會有所不同，不會計算累積分數，每個單項最低分兩位會即時被淘汰。而總決賽的第一道關卡，是快歌演出。

我擔心Joyce過不了這關，因為我深知快歌是她的弱項，不過這憂慮很快一掃而空，她唱快歌那種出眾的壓台氣勢和誘人舞姿，脫胎換骨。想起街頭表演時她的舞姿還不大靈巧，未能拿捏到唱好快歌的竅門。但現在的她，簡直是一位動靜皆宜，歌精舞勁的全能超級巨星。

距離冠軍之路已經不遠的時候，Joyce忽然發短訊給我：

「你下星期日來電視臺跟我一起合唱好嗎？」

原來那個關卡，是每位參賽者要邀請一位好朋友或親人跟他合唱，而在比賽前更要拍攝短片，剖白邀請這位親朋好友的原因。

我對那次海選的差劣演出仍有著陰影，況且關係乎Joyce可否再晉級，我害怕我的演出會拖垮她，於是我斷然拒絕。

但她卻史無前例地堅持，密集的發短訊過來：

「我一定要你來！」

「我們不是說過要當彼此的後台嗎？」

「我只想和你唱。」

「你不來，我就唯有退出比賽。」

此刻我已經有一點意亂，之後她更直接來電，說了一句令我很感動的話：

「走到這一步，無論取得冠軍與否，我已經當是贏了，但沒有你跟我同行，我就算拿到冠軍也有遺憾，你若果願意前來，就算最終被淘汰，我也心滿意足！」她更開始抽泣起來，

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哭泣，之前她情緒病未癒，也未曾流過一滴眼淚。

我有股想立即向她表白的衝動，若非身處阿儀家中，我已經跟Joyce說出心底話。

踏進電視臺的錄影廠，方發覺面積是這麼細小，我們因為要出鏡，需要讓化妝師在臉上補補粉，我就趁上粉的時間，觀察一下其他參賽者，驚覺到他們帶來的朋友，很多根本是具知名度的圈中人。本來心情一直緊張忐忑，但一看到這批公眾熟悉的面孔，發覺這個比賽只是一場遊戲，忽地有種舒懷的感覺，整個人都放輕了。

Joyce延續著她過往的親切健談，跟其他參賽者和粉絲，或寒暄幾句，或打卡拍照，好不忙碌。她的比賽片段在網上有極高的點擊率，相信經過這個比賽，她大可以放心在歌唱方面發展，不用再做保安埋沒天份。

綵排過後，正式埋位on

air。Joyce不斷鼓勵和安撫我，不過我回應說現在心情很輕鬆，到了正式比賽，踏進台階之際，我還跟Joyce說笑，好像不太在乎這比賽般。當然到正式唱歌的時候，我的心情還有一點點激動，但那是因為我終於可以跟她拖手，不讓Jason專美。

我跟Joyce無休止的一路唱著一路目光交流，面上都露出微笑，彼此都感應到心裡面的一些獨特情意，我們這一刻不是在比賽，而是旁若無人地享受熱戀，這短短幾分鐘，我們沐浴在相戀中，我衝破心裡的禁忌豁出去，不再理會別人的目光，以至阿儀會有什麼反應，已經毫不在乎。

「來吧共我熱吻，珍惜短短緣份.....」那一天在她家，她和我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完全沒理會台下的起哄.....

我們被一眾具強大後台的參賽者圍攻之下，仍能突圍晉級。除了我們發揮了極高水平之外，我們合唱這一幕大大推高了收視率，和網上點擊率。基於商業角度考慮，沒理由不讓她晉級。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Joyce無緣無故的喉嚨發炎，使她在下一輪比賽中失手。最終無法晉身終極對決。而我們合唱那一幕，曾換來網上的一些負評，我化身網絡戰士，反駁那班haters，強調她不是那種愛收兵愛集郵的水性楊花壞女人。

幸好這些意外事情，對她的歌唱之路沒太大阻撓，她因為擁有甚佳觀眾緣，不少廣告商，甚至電影商，已向她招手。

但意想不到的，她竟然選擇放棄幕前的發展機會，去走另一條路，開辦歌唱學校。她說到了這個年紀，還是以身體健康要緊，幕前壓力太大，兼且食無定時，更隨時要日夜顛倒，寧願開班授徒，培育有潛質的年輕人，更有意義，也減少一些健康上的風險。

但她的歌唱學校學生眾多，最終還是逃不過要廢寢忘餐，我會趁住有空的時間，就會到學校幫手，當她的助手，減輕她的工作量。

Joyce，不管你選擇走那一條路，我都永遠會支持妳的，我是妳的後台。

阿儀的現況沒多大變化，她仍然是個愛看電視愛睡，永遠長不大的小女孩。

那次她在電視屏幕看到我跟Joyce的現場合唱，事後並沒有呷醋妒忌之類的反應，反而頻頻稱讚我們很合襯，又常說Joyce是個好姐姐，跟她一起的男人會很幸福之類的奇怪說話。

我跟阿儀說，我是你老公，Joyce怎樣好不關我事。當然在合唱時的一點一滴，我直到現在還是經常回味的。

最後交代一下我的未來動向，雖然我未能像Joyce般的成功圓夢，但最近我發現到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新興的虛擬世界和AI技術，我正研究利用AI把自己變成年輕帥氣的樣子，再插入自己的歌聲，投身虛擬世界，成為虛擬歌星，說不定能殺出一條血路。

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繼續讓自己單身二次方吧！

全文完